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序

吳江朱氏杜詩輯注序

余箋解杜詩興起於盧德水商榷于程孟陽已而學
子何士龍馮已蒼族子夕公遞代讎勘竈有成編猶
多闕佚老歸空門不復省視吳江朱子長孺館於荒
村出所撰輯注相質余喜其發凡起例小異大同敝
簾蠹紙悉索舉似長孺礪砥詮次都爲一集書成謂
余宜爲序自昔箋注之陋莫甚于杜詩僞注假事如
鬼馮人剽義竄辭如蟲食木而又連綴歲月剝割字

句支離覆逆交趾旁午如鄭叩黃鶴蔡夢弼之流向
有條例破斥亦趣舉一二而已今人視宋學益落智
益麓影明隙見熏染於嚴儀劉會孟之邪論其病屢
傳而滋甚人各仞其所解以爲杜詩而杜詩之眞面
目盤回于洄淵漩澹不能自出間嘗與長孺論之勃
律天西來玉河昆堅碧盤近來多記事之什也以西
域記徵之象人馬寶之主分一閭浮提爲四界西方
寶主之疆域是兩言如分封侯也身許雙峰寺門求
七祖禪歸心之頌也以傳燈書覈之能秀會寂之門
爭一屈啣衣如敵國二宗衣鉢之源流是兩言如按

譜系也昔人謂不行萬里途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吾謂少陵胸次殆不止如此今欲以椰子之方寸針孔之兩眸雕鏤穿穴橫鉤豎貫曰杜詩之解在是不爲惛井之蛙所竊笑乎長孺聞之放筆而歎蓬蓬狀如有所得也其刊定是編也齊心衿身端思勉擇訂正字如數契齒援一義如徵丹書寧質無夸寧拘無面寧食雞跖無噉龍脯寧守兔園之冊無學邯鄲之步斤斤焉取裁于驗之逸選之善罔敢越軼近代攻杜者覓解未慙又從而教責之章比字櫛儼狀師資長孺蹙額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榜傷鶴齡雖固

陋忍使百世而下謂有明末學尚有師心放膽犯蚍蜉撼樹之誚如斯人者乎朕則長孺之用心良亦苦矣范致能與陸務觀論注蘇詩務觀以爲難枚舉數條以告致能曰如此則誠難矣厥後吳興施宿武子注成務觀遂舉斯言以爲序余讀渭南之書竊聞注詩之難諄復以告學者老而失學不敢忘也長孺深知注詩之難者也因其請序重舉以告之并以諗于後之君子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

全于是取僞註之紕繆舊註之維駁者痛加繩削文
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笥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
長孺苦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撫遺決滯補其未
逮余忻朕舉元本界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
定其名曰朱氏補註舉陸務觀註詩誠難之語以爲
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
不敢輕言註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眎亟請鋟
梓仍以椎輪歸功于余余蹙朕不敢當爲避席者久
之蓋註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註書動云
吾効李善之註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

如瓶瀉水今人餽飭拾收曾足當九牛一毛乎顏子
推言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何況註詩何況
註杜今體詩之稱律取其律呂鏗鏘首尾繁會今摘
每句相承二字限隔平仄命之曰粘盧家少婦之章
高棟硬改末二句差排作律老去漸于詩律細杜老
有不知卽太白右丞亦當同科結罪矣杜詩自樊冕
小集出于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纘
有識者聊可見其爲時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
嘗黃鶴之故智鈎稽年月穿穴瑣碎必盡改樊吳之
舊而後已鼯鼠之食牛角也其嚙愈專其入愈深其

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嘗輩之善喻也余旣不敢居註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于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朕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錮不傳必將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則莫聽其流布而余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取同人曰艸堂箋注元本具在若京元皇帝廟洗兵馬秋興諸將諸箋鑿開鴻濛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攷舊注以正年譜倣地理姓氏訂譌斥僞皆吾夫子獨力創始而

今不復知出于誰手植也句字釋詮落落星布取雅
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闕者可思若夫類書
謾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噉飯不甘雖多亦奚以爲
今取箋注原本孤行于世以稱塞學士大夫之望其
有能補者則聽客之所爲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
相資累無相及庶不失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
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
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之論也姑徇諸子之請而重
爲之序以申道余終不敢注杜之意

注李義山詩集序

石林長老源公禪誦餘晷博涉外典苦愛李義山詩
以其使事與博屬辭瑰譎摺撫羣藉疏通詮釋吾家
夕公又通攷新舊書尚論時事推見其作爲之指意
累年削藁出以眎余余問之曰公之論詩何獨取乎
義山也公曰義山之詩宋初爲詞館所宗優人內燕
至有擢摭商隱之謔元季作者懲西江學杜之弊往
遑躋義山祧少陵流風迫國初未變朕詩人之論少
陵以謂忠君報國一飯不忘兔園村夫子皆能嗟咨
吟咀而義山徒以其綺靡香豔極玉臺香奩之致而
已吾以爲論義山之世有唐之國勢視京肅時滋削

涓人擅命人主贅旒視朝恩元振茲甚義山流浪書
記游受排竿乙卯之事忠憤抑塞至于結怨洪鑑託
言晉石則其非詭薄無行放利偷合之徒亦已明矣
少陵當雜種作逆藩鎮不庭疾聲怒號如人之疾病
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火
中外箝結若喑而欲言也若魘而求寤也不得不紆
曲其指誕謾其辭婉變託寄隱謎連比此亦風人之
遐思小雅之寄位也吾以爲義山之詩推原其志義
可以鼓吹少陵其爲人激昂莽兀劉司戶杜司勳之
流亞而無庸以浪子蚩謫此吾與夕公疏箋之意願

受成於夫子者也余曰是則朕矣義山無題諸什春
女讀之而哀秋士讀之而悲公眞清淨僧何取乎爾
也公曰佛言衆生爲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
燒然則不乾愛流不飄鼓則不息詩至于義山慧極
而流思深而蕩流旋蕩復塵影落謝則情瀾障而欲
薪燼矣春蠶到死蠟燭灰乾香銷夢斷霜降水涸斯
亦篋蛇樹猴之善喻也且夫螢火暮鴉隋宮水調之
餘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籌筆儲胥感
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英
雄陽燄由是可以影事山河長挹三界疑神矣苦集

之音阿徒證那含之果寧公稱杓山能以詩句牽勸
令入佛智吾又何擇于義山乎余往嘗箋注杜詩于
義山則未遑今方緇閱首楞拋棄世間文句源公來
索序愧未有以應也爲次其言以復之

朱長孺箋註李義山詩序

往吾友石林源師好義山詩窮老盡氣註釋不少休
乙酉歲朱子長孺訂補于杜詩箋輟簡將有事于義
山余取源師遺本以畀長孺長孺先有成藁歸而錯
綜離勘綴集異聞敷陳隱滯取源師註擇其善者爲
之刪其瑕礫塞其蕭稂更數歲而告成于是義山一

家之書粲然矣長孺旣自爲其序復以屬余余往爲
源師撰序推明義山之詩忠憤挫鬱鼓吹少陵以爲
風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其爲人詭激歷落阨塞排
竿不應以浪子嗤點大略如長孺所云又謂其綺靡
穠艷傷春悲秋至于春蠶到死蠟燭成灰深情罕譬
可以涸愛河而乾欲火此蓋爲源師言之而其援據
則有未盡者義山贊佛一偈馳譽禪林晚從事河東
梓潼幕師事悟達國師知玄以目疾遙禮禪宮明旦
得天眼偈讀終疾愈臥病語僧錄僧徹誓願多生削
染爲玄弟子鳳翔寫玄真義山執拂侍立集中別智

京泐師詩云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真本師智
京卽知京故云本師也又有寄安國大師知京與弟
子僧徹皆住上都大安國寺號安國大師京歸老九
隴舊山義山罷歸鄭州故其臥病與僧徹語云云又
寄書偈與京決別唐書載義山終于鄭州其蹤跡亦
略可攷見源師註指國爲京秘塔端甫泐師此失攷
也少陵云余亦師粲可又云身許雙峰寺謝康樂言
學道必須慧業未有具慧業而不通于禪者靈山拂
席滄海求珠豈可與香奩金縷裁雲鏤月之流比類
而訶之哉書此貽長孺聊以補前序之闕又竊念吾

遠祖思公與楊大年諸公倣義山詩初西崑體余爲
耳孫老耄多忘玉臺風流邈然異代徒假手于長孺
以終源師殺青之託此則爲之口沫手胼撫卷而三
歎者也

唐詩英華序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摧論次擇其真賞
者命之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鏤版行世屬余
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
傳述揆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
高棟承譌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

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
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
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
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
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
系盛唐也淵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
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詩以人
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樽盛唐開元天寶而已
自時厥後皆自鄙無譏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
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復應有太康

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煙雲風月而斯人無
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
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
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漢魏
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
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人箴芒者莫甚于妙悟
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
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
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
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朕歆

羨無狀畔援誕先登干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
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何
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炤螢光如觀隙日以爲詩
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跡搔手側目吹求形影
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
是將曩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僂乎其唯恐
折而入也目翳者別見空華熱病者旁指鬼物嚴氏
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
皆嚴氏之眚也發言皆嚴氏之譫也而互相標表期
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愼哉茂倫之撰是集也胥初

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飈流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魄茂倫奉爲律令用以箴嚴氏膏肓之癖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爲經方診醫熱之病而空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然而起也

唐詩鼓吹序

唐詩鼓吹十卷相傳爲元遺山選次或有所爲假託

以謂遺山集中無一言及此選而遺山本傳記載闕如是固不能以無疑余諦觀此集揆珠搜玉定出良工詰匠之手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集符合當是遺山中箱篋衍吟賞記錄好事者重公之名繕寫流傳名從主人遂以遺山傳也世之論唐詩者奉近代一二家爲律令鼓吹之集僅流布燕趙間內府鏤版用教童豎若王荊公百家之選則罕有能舉其名者蓋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深矣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鑄心剋骨學士大夫生而墮

地師友熏習隱隱朕有兩家種子盤互于藏識之中
迨其後時知見日新學殖日積洄旋起伏祇足以增
長其邪根繆種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
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釐爲界分又從而判斷
之曰此爲妙悟彼爲二乘此爲正宗彼爲羽翼支離
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羈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
眼沈錮于千載之下甚矣詩道之窮也荆公遺山之
選未必足以盡唐詩朕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
前其神識種子皆未受今人之熏炙者也由二公之
選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氣候歷歷具在眼界廓如

也心靈豁如也使唐人得洗發其面目而後人得括磨其障翳三百年之痼疾庶幾其霍然良已也則以二公爲先醫可矣里中陸子敕先生子子澈子籲偕予從孫次鼐服習鼓吹重爲較讐兼正定廖氏注解刻成而請序于予夫鼓吹角聲也人有少聲入于角則遠四子其將假遺山之鼓吹以吹角也四子之聲自此遠矣喜而爲之序如此

鼓吹新編序

余于桑海之後繆伍採詩之役評隲稍著譽咎叢生良自知龜毛兔角非道人所當滯淫于是益栖心釋

韵刊落綺語不復抵齒文字久矣吳門程子杓石採
集近代詞人七言今體詩用遺山例題曰鼓吹新編
而徵序于余余再三辭之而不獲請也蓋嘗觀如來
拈栴教中有多乳喻竊謂皆可以喻詩其設喻曰如
牧牛女爲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
牛女人彼女得已轉復賣與近城女人三轉而詣市
賣則加水二分亦三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乳之初
味其與存者無幾矣三百篇已下之詩皆乳也三百
篇已下之詩人皆牧牛之女也由風雅離騷漢魏齊
梁歷唐宋以迄于今茲由三言四言五言之詩以迄

于五七言今體七言今體中則又曰景龍開元天寶
大曆以迄于西崑西江若弘正慶曆之所謂才子者
以擇乳之法取之自牧地而之于城市其轉賣之地
不知其幾自牧女而之城中之女其展轉之人不知
其幾自牧牛之女加水二分而至于作糜膳客其加
水二分殆不可斗斛計矣今欲于展轉賣乳之後區
分而品嘗之曰此爲城內之乳此爲城外之乳也此
近市初交之乳此城中作糜之乳也夫朕後醍醐乳
酪可以辨若淄澠而不爲牧牛之女所笑惟程子能
吾弗能也復有喻曰長者畜牛但爲醍醐不期乳酪

羣盜構乳盛以革囊多加以水乳酪醍醐一切俱失
復有喻曰牧女賣乳展轉薄淡雖無乳味勝諸苦味
若復失牛轉捩驢乳展轉成酪無有是處今世之爲
七言者比擬聲病塗飾鉛粉駢花麗葉而不知所從
來此盜牛乳而盛革囊者也標新獵異傭耳剽目改
形假面而自以爲能事此捩驢乳而謂醍醐者也別
裁僞體刊削枝岐如長者之子于一器中辨汝異相
此余之所不能而程子之所以丹鉛甲乙目擊手勘
未敢以卽安者也雖朕亦知夫舊醫新醫之說乎舊
醫新醫之所用者皆乳藥也王之初病也新醫舊醫

之乳藥國中有欲服者當斬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復病也新醫占王病仍應服舊醫之乳藥而王病亦愈今夫詩亦若是而已矣上自三百餘年影悟于滄浪弔詭于須溪象物于庭禮尋摭吞剝于獻吉允寧舉世瞋眩奉爲丹書玉冊皆舊醫之屬也今之所擇而取者舊醫之乳藥與新醫之乳藥與抑亦新醫所斷之乳藥卽舊醫所服之乳藥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以療病得差爲能而不應以新舊醫爲區別與舊醫之病人深矣搔革囊扞驢乳指毒藥爲甘露不第加水二分而已也今將捨城中之乳而構城

外之乳因糜而求乳因乳而求酪因酪酥而求醍醐
則非驅逐舊醫斷除乳藥之毒害新醫之甘露妙藥
固不可得而施也程子其知之矣簸揚淘汰取材落
實禁汝之律令與服汝之條教雙遮互奪戛戛乎其
難之其有功于詩壇也顧不遑歟余既辭不敢爲序
假借乳喻以復程子并以質諸世之能爲新醫者

愛琴館評選詩慰序

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奮于氣
而擊發于境風識浪奔昏交湊之時世于是乎朝廟
亦詩房中亦詩古人亦詩棘人亦詩燕好亦詩窮苦

亦詩春哀亦詩秋悲亦詩吳詠亦詩越悲亦詩勞歌
亦詩相春亦詩窮盡其短長高下抑抗清濁吐含曲
直樂淫怨誹之極致終不偏背乎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之倫次詩之教如是而止古之爲詩者學邇
九流書破萬卷要歸于言志永言有物有則宣導情
性陶寫物變學詩之道亦如是而止陸士衡曹子桓
沈休文江文通與夫李杜元白皮陸之緒言皆具在
也古學日遠人自作羣邪師魔見蘊釀于宋季之嚴
羽卿劉辰翁而毒發于弘德嘉萬之間學者甫知聲
病則漢魏齊梁初盛中晚之聲影于盤牙于胸中備

耳借目尋條屈步終其身爲隸人而不能自出吁可
悼也余輯昭代詩集徵文獻之闕遺倣中州之序論
聊薈蕞及之耳才人志士愛慕良多長洲葉聖野吳
江戚右朱手自繕寫成一集其尤且謗之者則間
作愛我者未必果我之得而尤且謗者亦未必果我
之失信彼是之兩行而已豫章陳伯璣以評選詩慰
見眎余讀而歎賞之萬茂先詩曾累寄余亂後失去
今得之如見故人其餘多訪求未獲者乍見之如新
相知致足樂也吾友孟陽之詩再經點定筆墨生動
風致迢然譬如美人經時再見轉覺頓暖嫵媚眇眇

有異爲掩卷徬徨者久之又益以悟詩人之妙心靈
意匠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殆所謂夜壑已趨交臂非
故而顧欲以餽釘之學方隅之見得捨其體格割剝
其人代旋而思之不將啞狀一笑乎唐人選唐詩者
一代不數人今選家一壇坫多于儲胥矣伯璣之爲
有異于是訪沉冥扣寂寞不以聲利重附人不以名
字吸取人一句半什鄭重護惜不肯以衣中寶珠博
易人間搏黍之飯何斤斤也伯璣爲詩風流蘊藉振
奇拔俗旅居蕪江以愛琴自署其館其愛此詩也如
此琴矣昔者元次山集其同時隱淪之作名曰篋中

謝舉羽採天水遺民之詩題曰長留天地間我知伯璣之用意希風古人者遠矣不徒賢于世之君子而已也

歷朝應制詩序

延陵兩吳君以弘文碩學競爽詞林會選歷朝應制詩取其金相玉式艷溢錙毫者都爲一集郵而徵序於余余老爲農夫水南舍北晨夕與村童牧豎唱爾女之歌和款乃之曲顧使之同樂鈞天審音清廟心回神駭頭目眩運梯几憑軾嘿不自得者久之旣而繙閱其書登珠林而汎玉海爲之耳目開明氣滿大牧齋有學集

宅又久之而意芒狀如有失也今夫應制之詩推輪
于漢武之柏梁陳思之應詔而增華掞藻極于唐之
景龍開元茂矣美矣不可以復請矣帝庸作歌明良
喜起不期始于唐虞之際乎古稱舜爲賓客禹爲主
人八風修通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爛兮禮縵縵
兮則帝之命辭古今應制之首唱也自柏梁已前遡
而上之請自此始春秋之季勾踐入吳文種有左道
之祝范蠡有上壽之詞吳歌越吟畱連江上皇天祐
助觴酒旣升猶有古昔賡歌之餘風比于瓊花璧月
後定靡靡之音其爲可紀錄多矣又遡而上之周穆

王周行天下西遊至于瑤池西王母虎背載勝酌酒
歌謠一則曰將子無歎尚能復來一則曰余歸三年
將復而所穆王爲賓客王母爲主人白雲黃竹嬋媛
婉孌人間世之君臣矢音作頌祝千秋而萬年者有
若是焉者乎又姑舍是邇而上之中天調御初會菩
提場中無量大自在天王乃至日月天子莫不稽首
禮足作頌讚歎華嚴之會佛爲主人則雲集海衆皆
賓客也若云佛爲法王則諸天王莫非王臣伽陀祇
夜稱揚讚歎非諸天應制之詩而何五天禮佛盛傳
讚歎一百五十頌及四百五十頌所謂麗齊天蔭理

高峻嶽者此則雅頌之元首音聲之宗極也曹子建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音寫爲梵唄二君妙選應制詩歸極于諸天之偈頌寫天音爲梵音則亦斯世之子建也吾請爲唱喁焉客從旁笑曰是集也漢之中

和頌唐之御覽詩也被諸管絃獻之禁近固將待詔承明侍從射熊騰清霄而軼浮景身在屬車豹尾之間子乃雜舉齊諧竺墳荒唐倣詭之談而參預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之文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序余矍眊失容起而謝客趨命侍史書之以復于延陵二君

本草援萃序

醫經經方之書至東問東垣而大備國初諸明醫各有師承而本草一經幾爲絕學吾友繆仲淳常喟狀歎息以謂三墳五典燼于秦火獨素問本草存本草朱書正文出黃帝岐伯之手古之至人所以相天地之宜類萬物之情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發揮變化實在于此而世之學醫者徒取以庀湯液給方劑蒼叢獵涉未有能沈研而鑽極者蓋此書自唐宋以來增益于古人之別錄踳駁于近代之綱目學者目傭耳食莫知元本于是乎醫學承陋經方傳訛用藥石殺天下實自此始乃奮筆爲經疏以救其失叅治簡

誤之文告列掌故若署甲乙金科玉條犁狀畢舉上下五百年發軒岐不傳之秘者仲淳一人而已仲淳少苦疾疢壯多遊寓所至必訪藥物載刀筆五十年而成書仲淳歿後三十餘年年家子陸仲德氏讀繆氏之書而學其學作爲本草拔萃以發明其宗要嗚呼何其難也仲淳天資敏捷磊落瑰偉從紫柏老人游精研教乘餘事作醫用以度世耳余觀其理積疴起奇疾沈思熟視如入禪定忽狀而睡煥狀而興掀髯奮袖處方撮藥指麾顧視拂拂狀在十指漏出語其險則齊桓之斬孤竹語其奇則狄青之度崑崙語

其持重則趙充國之金城方略淺人曲士遙聽風聲
猶爲之口呿不合况有能論其人論其書知而好之
好而傳之者乎余每思仲淳緒言歎後世無子雲今
得見吾仲德則仲淳不灰也于其著斯書也樂爲之
敘以導引其志意而假仲淳以發其端仲德好學漢
思東修矯志進德修業日新富有余雖昏耄尚能爲
仲德詳敘上醫醫國之事如太史公之傳扁鵲倉公
者姑書此以敘之

俞嘉言醫門法律序

新建俞徵君嘉言發揮軒岐仲景不傳之秘著尚論

篇余爲序其指要推本巫醫之道術比於通天地人之儒世之人河漢其言驚而相告者多矣越二載徵君年七十始出其尚論後篇及醫門法律教授學者而復求正於余余讀天台止觀書論四大五藏增損得病因起非一病相衆多識因治病舉要言之則有瑜伽四種善巧雜阿含七十二種秘法其言精深奧妙殊非世典醫經醫方所可幾及當知我如來出世爲大醫王五地菩薩方便度生以善方藥療治諸病非積劫誓願用醍醐上藥供養諸佛教化衆生不能現藥王身說法豈特通天地人之儒也哉徵君外服

儒行內閣心宗由曹洞五位君臣旨訣妙悟醫理用以判斷君臣佐使之法陰病一論原本四大廣引三
界台宗地論之微言一往叅合所謂如藥樹王徧體
愈病者也世人規規焉量藥於寸匕程方於點墨牛
羊之眼但別方隅其驚而相告也不亦宜乎朕吾觀
如來之論醫蓋莫精于大涅槃經舊醫客醫之說夫
舊醫之治病不別風熱寒溫悉令服乳客醫之厲禁
之者宜也厲禁行而王病愈國無橫歿禁乳之效可
見于前矣迨王之熱病作也非乳不起而客醫之所
禁乳藥雖謁大自在天而請之豈可得哉由此觀之

病因弘多病相頗異古方新病有不相能察傳變判死生在乎三指之間一息之內譬如兩軍相對決勝負于呼吸必欲學古兵法按圖列陣而後從事良將所不與也曹洞之宗曰動成窠曰老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徵君之著書其殆有得于此者乎佛言客醫別藥如虫食木知者終不唱言是虫解字今尚論諸書其在皆客醫之乳藥也學者神而明之無若虫之解字爲智人所笑庶不負徵君方便苦心矣

傷寒捷徑書序

新安孫在公少有聲舉子中長得瘵疾遇異人於武

林授還丹接命解形度世之術而尤精于醫學著丹
臺玉案發揮醫經經方兩家指訣又謂傷寒一科傳
變譎詭證治微密仲景之書代遠義奧文中指下既
易懸絕今病古方更難決擇乃撮取其候休治法切
近明了者作傷寒捷徑書用以鈐鍵昔人津梁後學
其活人濟世之心可謂至矣余少授左氏春秋醫和
之論疾源推明六氣五味六疾與黃帝素難書符合
其論惑蠱之疾女惑男風落山刺義周易精義齊魯
之儒者未有以過也故曰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
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晚而學佛習天台大師止

觀之書喟然而歎曰世之醫者能精求止觀觀病之法斯可以稱神醫矣智者用四悉檀因緣分止觀觀病初明病相謂不須精刺醫法略知而已狀其論病相曰五臟四大增減五陰六神尅伏固已精義入神矣次論病起因緣四大不順者外熱助火火強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爲水病外風助氣氣吹火火動水爲風病或三大增害于地或身分增害三大皆等分病屬地病此四旣動衆惱競生古醫論四大者未之有也次論八觸相明對息辨觸違觸成病又明五塵各損一臟一根緣五塵損五臟古醫論

觸損者未之有也又明五根五臟根由初託胎時以
思心起惑召其母母卽思五塵等一毫氣動爲水水
爲血血爲肉肉成五根五臟究極于流愛納想壽煖
識三受生待命之際古醫論根臟生由未之有也雜
阿含言佛爲阿蘭若比丘治七十二患說修阿那般
那法又云春時入火三昧太溫身成病入地三昧見
身成無石山入水三昧見身如大水泉入風三昧見
身如九頭龍須急治之此法惟佛能說惟身子阿難
及智者能知故曰七十二法以想爲治乃非末代鈍
根所宜由此言之不通佛法不知四悉檀固未可以

言能醫也余觀在公之明醫志在度世殆將接踵陶貞白孫思邈之流其學術淵源一本三墳十翼晞古真儒非若世之醫家以刀圭方寸爲能事者故于其刻是編也引天台智者之書以廣之經言持水長者之子得其父方術徧告國中我是醫師療治病苦一切衆生直聞是言病卽除愈世有流傳是書了知除病者咸如西土衆生遇持水之子所患卽差則在公之輯是書與余之唱是言也豈非入病法門方便救度爲如來所記勅者哉在公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棋譜新局序

余不能棋而好觀棋又好觀國手之棋少時方渭津
在虞山與林符卿對局堅坐注目移日不忍去間發
一言渭津聽朕許可朕亦竟不能棋也中年與汪幼
清遊時方承平清簟疎簾看棋竟日夜今皆爲昔夢
矣渭津爲人淵靜閒止神觀超朕對奕時客方沈思
努目手顫頰赤渭津閉目端坐如入禪定良久客才
落子信手敵應兩棋子聲響鏗朕目但一瞬爾幼清
沉雄精悍絕倫逸羣每一遇敵目光迸裂透出方罫
間出奇制敵橫從背觸譬如駿馬追風饑鷹酒血推
枰決勝擲帽大呼雖受其攫擻者未嘗不拍手叫絕

也渭津下一子如釘著局上不少那動亦未嘗有錯
互如他人按指啁嘶局罷覆數一二多少恬不爲意
如未曾措手者幼清累勝輕敵時有一悞悞後歛手
精思少焉出一奇着如亂流而濟如斬關而出馬不
及旋敵不及距自誤而得救自救而得勝人謂幼清
之棋不畏其不誤而畏其誤小誤則小勝大誤則大
勝兵家言敵人開戶多方以誤之用此法也毘陵孫
文介公奕居第二品嘗語余曰吾輩下子便是俗着
渭津忽漫布子腕下無一俗着殆仙人謫墮爾余謂
渭津無俗着無敗着幼清有敗着亦無俗着余所見

國工多矣若文介所云渭津之後必推幼清渭津善用全局以車攻吉日爲風聲幼清善用敗局以一成一旅爲能事則亦運會使朕當局者未之或知也幼清北遊歸出其對奕全譜凡四十局刻之以公于人而屬余爲序余嘗記渭津賞符卿一着咨嗟愛玩遂不復終局此局若竟未必林果勝方果負渭津心賞神契歎息罷局古人之絕絃輟斤禪家之聲前句後妙不傳非庸工所知也幼清一角棋爲錫人張以貞截斷幼清精思救法瞪視移晷縮退一着反接去以貞愕眙歎爲神助此局今亦不傳矣虬髯客傳謂此

局全輸未知是何敗着蜀人發古墓見先主方與武侯對奕知仍講侵分局否幼清之譜不曰全局而曰新局有旨哉其言之也幼清節俠奇士從余于行營萬馬之中單騎短箠衝鋒突刃以捍余于瀕死秋高風緊合圍大獵騰上馬奪其勁弓絃響霹靂箭

如叫鴟連貫雉兔擲草地不顧控絃鳴鏑者咸爲咋指嗟乎余十指如錐不能奕而能得善奕之幼清出必力以捍余幼清以善奕擅名中華之文弱巧人也顧以長弓大箭橫鶩北庭由此觀之天下事夫寧有定局耶項羽重瞳湘東一目山谷老人所托喻者安

知夫爛柯之老橘中之叟不揶揄竊笑耶幼清曰善哉斯局之後更有新局國手之外豈無國手夫子所言者道也進乎技矣請書之以爲序

王氏族譜序

里中王氏兆吉纂修族譜既卒事以余爲絳縣之老人就而問焉余覽而歎曰美哉是王氏之史也有事焉有志焉有義焉不可以不識也王之姓太原瑯琊東海北海指不勝屈建炎南渡譜系具在今斷是高皇帝渡江而後歷年三百傳世十三堂構播畬皆本學錄爲倣載雲仍千指胚胎前光蕭澤流根柴祀後

海覽斯譜也。尊祖敬宗，收族懷桷，几筵有餘思矣。金匱之寶書，天璣之玉牒，既化爲飛塵，刦灰而一家之譜牒焚蕉，殺青煥狀，修棄此亦王氏之大訓。河圖陳列于東西序者，與子孫事守勿替引之，是作譜者之事也。盟壇擣石，風流在茲；喬木故家，王爲甲乙第宅。羅列棹楔相望者，老扶杖于鄉國，英少剡纓于上都。彬彬乎或或乎，贈刀之遺，休樹槐之餘蔭也。班氏有言：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撫斯譜也。思樂育于菁莪，念貽厥于豐芑。漢貂猶珥，唐闕在門。丘木如茨，伏臘未改傳。

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作譜者之志也嗚呼士族之辨始于先王圖譜之局漢唐以來未有改也唐世尤貴族姓李贊皇嶠與奉宸迴秀同在廟堂九奉詔爲兄弟而李嶠以爵位不如族望雖以清望歷要官與人書札唯稱隴西而不銜誠重之也誠慎之也今也無宗不族無族不譜執塗之人而兄弟之而伯叔之亦將執塗之人而祖考之而高曾之也而可乎斯譜也重大宗敘昭穆非方百里內聚廬族墓不書非三百年內本支子姓不書遠如新城近如婁水不復借烏衣青箱誇詡閭閻譜局于是明宗法于是定易

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同人之類族辨物否之終而大有之始也小而類辨于物七日來復之道也觀于斯譜天人之道粲然矣故曰是作譜者之義也唐李肇記鄭李崔盧四門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釵鏤王家釵鏤者喻金質而銀飾也詩有之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斯兆吉氏之譜也豈惟釵鏤而已兆吉曰大矣哉夢鼎未之前聞也自今以往世世子孫奉夫子之言爲鎮圭焉請書之以爲序

李孝貞傳序

余游嘉興讀陳學士孟嘗所著李孝貞傳曰孝貞字

鳳父老儒夢康夢白衣大士授玉鳳一枝而生四歲
喪母撫尸慟絕事後母以孝聞長而容德絕人堅請
於父誓不嫁以顧養邦人願委禽相望莫敢強也父
病籲天請代煑藥中庭有青鳥銜珠寶墜藥鐙中服
之卽愈崇禎二年六月朔疾作知不起抱父一慟而
絕年四十七舊史氏曰孝貞之事古管彤所書未之
有也宋學士景濂作麗水陳孝女妙員碑與孝貞略
相類妙員父早夭大母林氏病危剔肝和藥自誓大
母得生終身授菩薩戒不復適人林壽終棄家爲優
婆夷郡錄士永嘉高明上其事有司具烏頭雙闕之

制旌表其門妙貞之事奇矣至于棄家爲優婆夷當
世用國法表厥宅里以爲割肝救親有補名教辭家
學道不毀世相高則誠元季大儒通達世出世法其
所旌異可以爲百世楷則今孝貞之行不愧于妙貞
依父以死不出閫內一步而烏頭綽楔之制未有聞
焉則今之司世教者抱方守俗之過而非聖祖慎重
旌表之初意也頃者末法陵彝禪門瀾倒妖尼魔眷
上堂示衆流布語錄皆一輩邪師瞽禪公朕印可油
頭粉面爭拈錫拂梅陀摩登互作宗師如來難姨母
出家國典禁婦女入寺近代紫柏不許婦女識面律

用遮惡禮貴別嫌未有毀壞世相而能通達佛法者也若孝貞者易之家人所謂利女貞者歟其在今日世出世法中豈非皆橫流之砥柱狂病之藥石歟木陳恣公製孝貞傳後序歸本于累朝神聖豐功厚德之所致余讀之慨然太息以爲禪門尚有人焉因舉其感憤牽連書之不獨以其訓閨闈實以爲今之禪人痛下金剛一杵也恣公聞余言當不禁涕淚悲泣耳

瞿留守賻引

於乎百年榆塞駕鵝怒飛于晉郊一夕桃林石馬汗

趨于唐寢樓桑羽葆髣髴蒼梧仙李盤根矇矓丹桂
於斯時也有勞人焉奮半臂以回天百身枝柱援弱
毫而晝日八載拮据移象緯于嶺邊區分禹迹整權
輿于規外開展堯封風動滇雲星連越嶠俠轂則黃
儂邕管稽首翠華飛箋則庸蜀匡髣輸心赤伏運蜀
相之籌筆嘔血酸辛佩李公之靴刀誓心赤苦警傳
風鶴軍化沙蟲潰莒徒聞浹辰及郢不關三戰于是
角巾就繫奮袂致辭曼聲長嘯呼南八爲男兒潑墨
賦詩喜臧洪之同日握顏公之瓜死不忘君剖弘演
之肝生猶報命蓋皇天畀以完節而尼父謂之成仁

厥維艱哉嗚呼偉矣烽烟乍戢旅櫬還歸焚婦勞面
以過車蛋人典衣而酸奠雒陽城外寄昔夢於思鄉
雀唐峽中寫新哀於怒水渴葬非禮權厝有時哀此
藐諸創深痛鉅矧茲遺卵刳盡塵窮未營七尺之高
墳且掩一杯之淺土丙舍四壁總帳疇依甲第他人
瓦燈安寄徒使前潮後浪載胥種之忠魂忍見野燒
荒燐伴萇弘之碧血是在後死敬告同人束緼火於
西鄰敢云求購分續光於東壁亦曰通財但是匍匐
有喪哀同復矢况復平生知契淚重脫驂睠顧蘆中
亦有壺漿之女慙棄桑下寧無返璧之人竭吾力之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
可爲見君情於遺後書藏故國行看汗簡之方新劒
動親身尚想飛鳴而圖報數行老淚一紙哀詞聊以
當乘韋之先應不哂扣門之拙爾

牧齋有學集卷十五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六

序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游于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樞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旣而與其從叔進士君謀重鈐先生全集以惠後學而進士君以讐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苴排纒整齊都爲一集旣輟簡喟朕而歎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

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今乃始旋其面目曠朕
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
含茹雒閭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
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于漢唐
而乍闢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
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
新安眞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
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
山不知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
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

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
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
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
得之鈞摘蒐獮與古人參會于毫芒杪忽之間旋觀
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疹病洞見肺腑
之癥結解而開之劈肌中理無所逃隱以毳毼舉子
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
降木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
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於乎此豈徒朕也哉先生以
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早服重積蒿目嘔心扶斯

文于墜地輕材小生諛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
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則先生之志益荒矣先
生常序汚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曠而
不知曠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汚人之知美
曠則幾矣其尤可歎也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
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
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
見蓋韓歐所未逮者余固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
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
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

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
余發之今又承進士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
槧效微勞于簡牘有溪幸焉日月逾邁老將至而髦
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
于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進士君大雅不
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托斯可
喜也謹牽連書之以爲序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崇禎壬午吉水李忠文公勤王北上訣其孫長世于
古鍾山下授以文水文集若干卷長世頂戴捧持罔

敢失墜頃乃殺青繕寫以傳後世而屬余爲其序余
惟公純忠大節與廬陵信國公後先五百年驚耀青
史公自命其集曰文水接踵文山神者告之矣嗚呼
二公之文元氣旁薄不可以辭章區別也竊嘗私論
之信國以節義爲文章其文如劍之吐花如星之流
灼使人閃爍豈耀而不敢狎忠文以道學爲文章其
文如河之迴洑如海之吞納使人演迤沈浸而不能
厭于以經天麗日配三精而貫五緯則一也二公艱
難謀國建置略同信公建分鎮用兵之策以濶遠罷
忠文建監國分封之議以羣咻罷以本朝之國勢與

先帝之英明豈不迥出南宋而奸邪小人釀亂乘危盜弄不減于似道煬蔽有甚于宜中使今之爲信國者絆足折翼焦腸燥吻退無浮海之再遷進無空坑之一決而徒以三揖相從歎異代于同日天乎人與誰執其咎此可爲拊膺痛哭者也信國集多散佚奏對之牘不少概見世所流傳雜誦欬泣下者指南吟嘯諸集耳公集經冢孫藏弄獨爲完好其文則尤長于奏疏而書問次之蓋其殷憂軍國結念君父如饑渴之須飲食無須臾之或忘其籌策安危灼見緩急如藏府之視藏結無杪忽之或差故其言詳明閭

直親切有味非駢枝儷葉之徒可以幾及者迄于今
繙警急疾呼之疏如越人之起死一病而一藥省臨
危訣別之苦辭如鮫人之下泣一淚而一珠太史公
言蒯通主父偃讀樂毅答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流
涕而況於百千世而下忠臣志士心血霑洒讀公之
書骨驚肉飛雙劒躍而九鐘應者乎又況于竝游共
事恨不獲從公于九京篝燈顧影老淚漬紙如見眉
目如聞歎息者乎嗚呼又不獨爲公慟而已也余辱
公道誼之知平生得公手書累百餘通紙墨重複旁
行夾注家書俗語都無文飾亦相戒不削藁由今思

之公之憂君父爲朋友剛腸熱血流丹化碧鬱鬱狀
盤牙于蠅頭蠶書退筆故紙之間固未嘗與烟墨煤
丸同歸于壞滅也撫公之集蓋有餘悲焉昔信國旣
歿其客謝臯羽翔作西臺慟哭記而龔開聖予故在
廣陵幕府爲文宋瑞陸君實立傳皆在桑海遺錄中
今余旣以長世之請撰神道之銘而又爲敘其遺文
實兼臯羽聖予之爲長世曰此吾王父之志也故不
敢辭而又以忍死餘生挂名謝龔之後未嘗不重自
愧也遂牽連書之如此

成文穆公全集序

余讀商書至說命之篇每掩卷深思以謂人主之命相也期以安金輪調玉燭延登受策中外願望以爲吉祥善事而高宗去成湯未久商道方隆顧其命傳說之辭則曰若涉大川女作舟楫若歲大旱女惟霖雨何其無疾而呻未病而藥憂之深慮之早而叮嚀倚毗之若是其切也及觀于崇禎初服大名高陽用舍之際乃慨然而歎曰吾乃今而知說命之辭至于今日蓋信而有徵也懷宗以上聖不世出之姿憤蹙國憂多壘開聰闢門號咷博求已巳之役拜大名成文穆公于廷召高陽孫文正公于家鈴索鎖鑰中外

相應八城克復危關不迫天下欣欣狀想望太平未
一載而大名去又二載而高陽歸於是乎奸讒盤牙
庸輒接跡淪胥焚突不可救藥而社稷隨之矣嗚呼
當國家陽九百六板蕩方蹶此亦載胥及溺天旣大
旱之日也人主得救時之相倚毘之爲舟楫爲霖雨
而僉夫驕人鼓讒波煽謗焰必欲爲敵國除患而後
已如涉大川也洪濤巨浸粘天蕩日隨藍之風颶母
之浪傾檣捩柁交互發作雖有長年三老其將若何
如歲大旱也焚巫斬龍吁嗟舞雩旱魃之鬼頂目之
祇嘯風遏雲流金爍石雖有雲師雨伯其將若何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古
之人主日中陽長夢卜命相汲汲乎將恐將懼以涉
川憂旱播告在庭豈偶狀哉高陽有集百卷燔于南
火茲文穆公之集則其子少宰公撰次藏弃以備國
故者其在中書日論國體籌邊事焦心蒿目憂及溺
而戒其焚者約略具焉少宰之請序而傳之也其不
徒以鋪陳藻悅張館閣之盛而已也古之那詩曰昔
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郡邑以成庶民以
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大命以傾百世
而下讀公與高陽之遺文繹思那詩先正之言其有

傍徨屏營撫卷而流涕者乎余少出高陽之門晚而
公辱與之游今老且廢矣冰寒灰死歸心空門猶執
筆爲序不辭廁名于末簡者良欲使世之君子因余
之序而知公因公而知高陽因公與高陽而知國家
用舍存亡之故庶幾知公之文不爲苟作而余之所
以敘公集者爲不徒也

傳文恪公文集序

先師定襄傳文恪公文集二十卷公歿後十一年得
諸其冢子庭詩藏弄書樓貯以篋衍封題護惜比于
河圖琬琰庚寅孟冬不戒于火新宮三日之哭於吾

師之文有淡惘焉又五年乙未公次子庭禮訪舊入
吳執手問故相向而哭歸而搜討遺集兵殘火燼蟲
穿蠹蝕蠟車障壁之餘十存四五公之壻方伯馮君
宦于白門爲鏤版行世而辱某爲其序竊惟公以含
章挺生之姿居承明著作之署銜華佩實渙爲文詞
其大者主于謀王體斷國論崇教化明道術而其緒
餘則用以藻繪典則鼓吹休明學士大士皆能望而
知之若其所以爲文者則未之或知也蓋慶曆之間
山陰王文端公碩儒偉望斗杓一時芒寒色正如五
星之在天公以鄉邦後進踵其清塵言坊行字難進

易退風規羽儀肅穆映望而其文章爾雅亦髣髴相
似文端之文不以質掩其文而公之文不以文掩其
質如金有聲如玉有色如麒麟之吐文章如鳳凰之
中律呂彬彬乎郁郁乎其斯爲盛世君子之文已矣
國家育才史館儲峙公輔神廟中年號爲極盛謙益
登朝猶及見公等數公雍頌殿陞舒鴈行列古所謂
王多吉士高岡朝陽之儔侶也丙辰以後台階失度
芒角浮動奔約四出禁近之地紛如而國脉亦稍替
矣嘗試取公之文覆而視之味其和平知其有和羹
旣戒之德襲其溫厚知其有騶虞不殺之仁含咀其

詠歌俛仰不攜不迫知其有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之
流風讀公之文不獨想見其人而國家日中鴻朗之
會太和元氣在成周宇宙者盎腴攢聚于尺幅之間
於乎休哉河山如故典刑不遐以東京之遺老追華
胥之昔夢昔之哭也哭斯文之亡而今之哭也哭斯
文之存白首門生摩挲青簡悠悠窮塵曷日而已乎
公集外之文有大事狂言四卷鏡儒釋之源流披狂
僞之窟穴發揮心學開闢手眼唐之裴公美金之李
屏山未能或之先也黃帝之珠得于罔象豐城之劍
合于延津脩母致予以斯文爲之先安知夫刳火之

餘不有焰焰而起者乎易有之先號咷而後笑謙益
啜泣爲序而載筆以俟之

董文敏公遺集序

故宮保禮部尚書華亭董文敏公其詩文有容臺集
行世家子祖和屬其友人沈生友聖重爲校讐標舉
其的狀可傳者以示無上而請予爲其敘余惟公以
光岳間世之姿生昭代休明之運出入承明回翔館
閣其文章資地在乎河圖琬琰金鐘石衡之間搖筆
染翰散華落藻如龍之一鱗如鳳之片羽海內爭相
藏弄唯恐不克今欲舉其金石高文溢囊盈帙者歟

之揚之鈎其圓而纂其要是豈易爲力者乎余嘗謂相古人之文若相人狀善相人者每濶略于衰衣大帶端步肅拜之會而旁求乎不衫不履麤服亂頭之時其神情有在不在故也公以經國大手擅昭明雲漢之文章出其緒餘兼綜書畫如王右丞所謂夙世詞客前身畫師者故其題識賞鑒之文區明雅俗別裁真僞東觀輪其博南宮遜其精三百年來書品畫墁奉爲金科玉條未省能出入者也本朝理學大儒往往假禪附儒移頭易面公于儒師楊慈湖于禪師楊大年親承紫柏大師受其礎錐染神刻骨故其

微詞緒言發皇宗教殆欲披衣得珠吸水擇乳視今
之開堂付拂持瓠子相印者迢朕如楹之與筵也公
之文此二種爲最妙若其生平救時憂國抑塞苦心
則于江右程士之策見其一班士子臚傳雜誦徒以
爲帖括之資而已則可歎也公著作在廊廟碑版照
四裔贈送記序富有日新大率以高文典冊爲體要
以鋪陳連比爲詞章筆騰墨飛花駢葉儷此則吾所
謂樞衣雅步矜慎持擇而或非其神情之所存也世
有爲公之子雲者其必有取于余言也乎公之聲名
震薄耳目如唐人之望退之以爲高人朗士秀出天

外不可梯接者虛和善下人人得至其前噓枯吹生
謫如也顧其束脩厲行老而益堅先帝旣以耆碩待
公中人貴戚得其尺牒片紙交相薦揚烏程方柄國
屬公爲稱壽之文公曰吾老矣猶曲筆媚權貴何以
見魯衛之士乎烏程遂以此啗公已而謝病得官銜
馳驛以歸則先帝特旨也余序公斯集特表而出之
使天下後世知公之所以爲文者如此

杜弢武全集序

昔明高廟手提三尺劒蕩掃前元風灑露沐卽以詩
書禮樂訓迪公侯將帥腹心爪牙之臣岐陽以姊子

領方鎮幕中僚佐皆用東浙老師碩儒而中山王白馬之盟蔚爲宗臣每朝會輒令人囊書自隨治定功成文德誕敷黔國定襄世崇藻翰郭氏連珠之集忠武登壇泰順之際詞林鴻革未有能掉鞅排拉者開創之後文治蜩蛸勃興于斯爲盛矣神廟萬曆中在國家爲軋清坤夷握符披圖之候西陲則有杜大將軍殲武應運而出殲武之父若叔皆用汗馬勲起家爲元戎殲武束髮當匈奴每戰克捷七佩將印十六命提督總兵官所莅省八鎮九恢復一郡四縣五十三寨俘馘套虜流賊五萬有奇歷官至左柱國特進

牧齋有學集

卷十六

十二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崇功殊錫于諸鎮無兩敏而好學被服儒素以其先征南爲師法軍書羽檄汗簡錯互風檣陣馬筆墨橫飛著作之富撰集之多與其行間功狀雲委而山積者皆足以充棟梁而汗牛馬盛矣哉古未有也旋觀其全集則騷賦樂府雅歌古今諸體無不臚陳也文則表奏序記頌贊傳志無不繁綴也詩之餘爲詞曲文之餘爲連珠與七無不漁獵也撈漉三教括囊萬有橫豎鈎貫過河沙而放烟海則元鶴教樞諸篇以俟後世子雲者也隆萬之間別集之行世者五車四部橫陳于國門都市不爲不多

矣試與太霞之集比長絜短櫝而列之皆珠也則未
知其孰爲琅玕孰爲木難也櫟而籍之皆璧也則未
知其孰爲盈尺孰爲連城也三百年來戎旃軍府搖
毫擲簡雄帥薈林者前有元登後有弢武豈非貂蟬
之美談竹帛之盛事哉昔者周之顧命列玉五重赤
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斲玉天球河圖在東
序以訓文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方以訓
武也弢武文經武緯身兼數器國有大故將薦陳之
以爲國容觀美其當在赤刀兌戈東西房序之間乎
山河改易帶礪迢朕懸車服矢僑居旅食高文大篇

外傳不傳集卷一
歲棄殘齧英靈光怪側出于蠟車障壁之餘嗚呼斯
可謂三歎已矣余與歿武交四十年矣于其請序不
忍以老病辭又自惟滄海餘生舊塵史局今得籍手
斯文以闡揚國家人文化成之盛豈非舊史之事守
乎柳子曰思報國恩獨惟文章君子亦可以悲其志
也夫

黃陶菴先生全集序

嘉定黃陶菴先生諱淳耀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
卓然爲命世真儒抗節致命乙酉之難聞者皆歛色
正容以爲今之顏清臣文履善歿後十餘年而其徒

侯子玄泓作爲行狀文直事核無愧良史陸子元輔
侯子玄泓張子珪相與排纘遺文刊爲全集陸子以
陶菴於余有知己之言屬爲其序余頃者屏居江村
追念平生師友葺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
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菴之集而卒業焉乃
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余於此三君子者旣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
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沉塞如高山深林龍
虎蛭伏噓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行隱澹彌望儻
莽重巖增起波瀾瀨洑使人可仰而不可跂者高陽

牧齋有學集

卷十六

三

之文也吉水之爲人莊嚴易直如苞鳳角磨不驚不搏音中鍾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讜言指事陳理如藥應病如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狎者吉水之文也陶菴之爲人清真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冰壺玉衡宜懸清秋是故懔懔懷霜眇眇臨雲懸匏衆清朱絃三歎使人可愛而不可求者陶菴之文也有志於尚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知其鬚眉如在謦欬不遠弔碧血于同時激丹心于終古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嗚呼賢人君子其身旣與社稷終始而其文章則有鬼神護訶側出於刳灰煨燼之餘狀吾循覽其

文志意發越元氣鬱盤求其雕傷殄瘁之象而不可得也旣而歌陶菴之詩出風入雅含宮咀商有鶴鳴汚水殷勤諷諫之志而無大東正月哀思噍殺之詞亂世之音無之而况于亡國乎古之善琴者秋而叩角則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冬而叩徵則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當斯時也而賢人君子之文無恙比律協呂激夾鍾而發粦賓造化其能捨諸吾竊疑卜子夏之論詩與孟子之論世殆至于今而有驗有不驗也余老學髦忘撫卷而茫狀自失陶菴之徒郵傳其師之緒言於天人之際審矣故推言之以發其端如以文

而已矣陶菴固不待文而顯而其文亦不待序而傳序雖不作可也

浩氣吟序

嗚呼九域騷迴三精霧塞寢廟之玉衣晨舉昭陵之石馬宵馳扶日月于南交畫軋坤于北戶崎嶇庸蜀實仗老臣收拾老邕豈惟一旅夫何桂山雲擾灘水波翻四郊斷螳子之援三都成魚爛之潰謀人之軍師國邑我則死之下可見天地祖宗事已畢矣於是慷慨誓死豫暇賦詩嚼張巡之齒牙曼聲長咏握魯公之拳爪運筆核飛偉彼義人慨狀赴難抗詞同日

洵芝焚而蕙歎合口唱酬譬金春而玉應遺言付囑
副墨流傳壁漫留塗星綺芒角于字裏墨陳紙故雷
風發作于行間亦曰念哉吁其悲矣昔者睢陽苦戰
更樓起橫笛之吟越石重圍長嘯發扶風之咏以至
空城被執吟嘯之集頻煩柴市歸全正氣之歌激越
其人爲宇宙之真元氣其詩則今古之大文章吐辭
而神鬼胥驚搖筆而星河如覆况復流連警蹕沈痛
封提死不忘君沒而猶視人言天荒地老斯恨何窮
我謂刳盡灰飛是詩不沫伊余晚晚邁此痠瘥皓首
師生腸斷寢門之哭蕭晨冰雪神傷絕命之詞燈火

青焚鬚眉如見臆櫺寂歷歎噫有聞庸表汗青長留
碧血嗚呼八百三十紀之算鴻朗莊嚴一千一百字
之章鼎鐘銘勒豈徒托諸詩史終有攷于斯文

佟氏幽憤錄序

佟氏幽憤錄者故登萊僉事觀瀾佟公當絕命時自
著幽憤先生傳其子今閩撫思遠并出其對簿之揭
與檻車之詩集錄以上史館者也東事之殷也江夏
公任封疆重寄一時監司將吏皆梔言蠟貌不稱委
任江夏按遼時佟公爲諸生與同舍楊生崑仁籌邊
料敵畫灰聚米慨狀有掃犁之志江夏深知之以是

故號咷呼援以助我而公自以世受國恩諳知遼事
盱衡抵掌樂爲之用當是時撫清雖熸遼瀋無恙以
全盛之遼撼新造之 以老熊當道之威布長蛇分
應之局鷸蚌未判風鶴相疑傳箭每一日數驚 廬
或一夕再徙公將用遼民守遼土倚遼人辦遼事赦
脅從招携貳施鈎餌廣間諜肅脊之矢再來龍虎之
封如故經營告成豈不鑿鑿乎其有成算哉天未悔
禍國有煩言奸細之獄羅鉗于前叛族之誅瓜蔓于
後公旣以獄吏膊書啣冤畢命馴至于一誤再誤決
河燎原遼事終不可爲矣嗚呼批根黨局假手奄宦

借公以螫江夏又因江夏以剪公此能人要路所爲
合圍掩羣惟恐或失者也殺公以錮佟氏之族錮佟
以絕東人之望于是乎穹廬服匿之中望窮

之屬目斷才環翕侯中行說之徒相率矯尾
厲角僂力同心以致死于華夏堅脅從之心膽廣內
訐之羽翼失招撫之大機破恢復之全局蓋自羣小
之殺公始此則操刀推刃者矜矜不自覺而世之君
子亦未必知其所以狀也國家當白山作難人主旰
食中外震驚惟是秉國成叅廟算者用是以快恩仇
恣剽決岐口沓舌張羅設械巧于剪外人之所忌而

精于弭敵國之所短畫廟社于一牆委人主爲孤注
河東之司命遙寄于柄臣之門關外之師期尅定于
獄吏之手如公之死不死于丹書不死于西市而死
于髣髴錯莫誕漫不可知之口語迄于今藏血久碧
墓艸再陳山川陵谷俯仰遷改而卒未知坐公死者
爲何法責公死者爲何人天不可問人不可作有鬼
神構闢其間而公與國家並受其害可勝痛哉公絕
命之詞曰數實爲之天王聖明銜刀仰藥怨而不懟
有餘忠焉思遠間關苦塊泣抱遺文負延祖之忠而
抱偉元之痛猶前志也嗟乎雲臺未圯伏波之子關

艸索以上書天水猶存相臺之孫籲金柁而辯誣今者烏屋誰瞻鶴表安仰羽林有死事之孤而綸竿無肆赦之詔此思遠之所以仰天擗地茹血飲泣而不能自解者也余讀幽憤錄涕淚漬紙不自知其無從乃竊取公羊子之義書其後曰于觀瀾見忠臣之至于思遠見孝子之至又爲大書特書諡于後之謀國者曰前鑒不遠尚慎旃哉

范助卿文集序

余庚戌通籍出吾師耀州王文肅公之門公長身偉幹聲如洪鐘每侍函丈必爲余誦說海內賢士大夫

盱衡扼腕咨嗟慨慕希風問影如恐不及崇水范異羽先生其所屈指甲乙者也余因是以心儀先生遂與定交已而國論沸騰黨議蠡起先生桂性愈烈蘭心不改浮湛放逐老于郎署不得以振纓奮袖少展其精華睟睟之氣而余則繼耀州之後目爲黨魁飲章錄牒踰冬逮繫受鈎黨之禍視先生爲尤烈狀而余與先生入甘陵之部刊元祐之碑除名削迹終老而不相貸貫者則皆以耀州爲主名河上之歌所謂同病相憐者余兩人似之松柏之悅芝蕙之歎視他人尤爲篤摯者繇狀也余今年七十老矣先生作爲

歌詩遣使者涉江來賀因緘其所著文集示余余方
朝食輟箸而讀之日中而卒業則又廢書抵几歔歔
流涕而不能止也蓋國家之黨禍醞釀日久至庚戌
而大作當其時一二僉人以閒曹冷局衡操官府之
柄媒孽正人剪除異已號爲君子者分清濁之流爭
玄黃之戰迭勝迭負堅壘不相下久之而啄人當國
皇綱解紐衣冠塗炭廉恥凌斃于是元氣傷殘兵燹
交作土崩瓦解而天下遂至于不可救藥迄于今歎
滄桑悲禾黍者靡不傍徨怨慕踟高天而躋厚土豈
知一二僉人膏唇拭舌依叢而止棘者其流毒遺禍

遂足以移九鼎而隳七廟乎又豈知流離淹恤如先生輩抑沒于荒江野渡之間者子爲周遺斬爲夏肆徒足以興故國之悲而勤異代之惜乎旋觀先生之文原本經術貫穿古今鑿鑿乎如五穀之療饑藥石之治病至于指摘利病分別賢佞勞人之苦心與大人之偉略崢嶸磊落側出于筆墨之間以先生之才略與其文章當國家多事之日上不能爲陸敬輿次不能爲李伯紀而下不得爲陸務觀陳同甫徒使衰老如余讀之而屏營太息嗟瞻鳥之爰止恨豺虎之不食辟如寒蛩吟壁秋蚓鳴竅誰復有過而問之者

其尤可爲三歎已矣余邇來焚棄筆墨于時人著述掩口不欲置喙獨手先生之集展轉不能置念先生與余積薪碩果大江南北如星辰之相望非余誰當序先生者而五十年以來恩牛怨李之殘局清流白馬之遺恨讀先生之文可以考見一班世有仲淹君實續七制而修長編者將于斯文有取焉余固不敢自愛其狂言以爲乘韋之先非徒取其文而已也

高玄期景玄堂集序

余爲書生好以寸管評量天下士在浙西推嘉興高明水爲第一時人莫之許也而君之舅李玄白歎爲

知言時時爲余道其爲人余雖未識君其眉宇談笑
宛宛狀在目中也已而君改名氏取上第擢官水部
用造府第事株累逮繫以死余每有芝焚蕙歎之感
今讀其詩集有餘悲焉君天才明銳賦性通脫讀書
採掇菁華不守章句爲詩文陶冶性情不事剽賊鑒
古則如米南宮黃長睿盡在逸品元鎮子久之間風
亭月榭飛觥度曲則才人韻士挹其風流花宮蓮社
搖牙握麈則道人名僧殮其明理圍場射圃挽強陷
堅則期門俠飛避其雄駿一時士大夫咸以爲秀出
天外不可梯接一旦牽率官守管領將作棄筆墨而

拊版幹捨書畫而理磚甃金錢匱乏期會促數舌燥
唇乾手瘡鼻蜚國家既用違其才臣子亦處非其地
鼎柱車而馬守門其不至于顛越者鮮矣俄而龍火
漂焚朱邸震蕩天心帝心交訐并怒鬼神助其凶虐
君父莫可如何而東市之難作矣自古國家大運不
造殺機將發則必有忠臣志士適逢其會刀輪死空
熱鐵在頸犯陰陽之治而入天地之籠有不知其所
由狀者此固非人臣之罪而亦非明主之過也嗚呼
豈不悲哉吾觀君絕命之詩曰牛馬任呼還世網刀
山離境卽禪牀此與稽中散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

者曾何以異中散既歿有人詣鮑靚聞靜室有琴聲
特妙靚曰此嵇叔夜也今君雖已矣而其詩哀絃清
唱流傳人間世有通靈如鮑靚者安知不指爲叔夜
之琴聲乎

高寓公稽古堂詩集序

嗚呼士君子不幸而生于天地板蕩陸沉滄海之秋
懷忠抱義抑沒無聞者可勝數哉嘉興高水部寓公
以文學世其家爲文士出令衝邊乘城扞敵爲才吏
瀝血帶索爲父訟寃爲孝子今讀其詩集而歎世之
知君未盡也君自南虞衡請還里遭乙酉之變痛憤

不欲生念太夫人春秋高終鮮兄弟未能卽自引決
蓋其悲歌慷慨低回結轡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
樂也決矣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
所爲而去夫榻前牖下之徒遠矣吾觀其弔同年殉
難之詩曰可憐李黼榜偃蹇老維禎病中述志曰和
陶書甲子弔屈賦庚寅唯將前進士慘澹表孤墳此
其詩何詩也此其志何志也身異沈湘心同哀郢朱
喁之哭移語亭爲西臺魚腹之悲指月波爲厓海謂
我何求吁其悲矣續哀江南賦序則曰兼年累日悵
切南冠飲恨吞聲私修漢臘荷衣秋滿柳箭春搖恐

菊水無延歲之方桑滄非可俟之日
霸孫啓祚尚楊赤壁之靈弱宋遣都
猶報朱仙之捷豈有蘆簾荻筏竟浦
浮江代馬北韓凌波渡水烏孫千騎
控淮水而鳴絃雒陽雙鵝指吳會而
煽翼五都冠蓋邈矣風華萬里縵纓
此焉戎俗此則子山謝其紅紫子美
傷其蕭瑟未免有情不堪再讀者矣
嗚呼彈丸左輔烽火甘泉百雉礮車
恥登樓而清嘯一牆堅壘愴聞笛以
悲吟嬰城之長句猶新裏創之殘血
已碧斯人已矣天固不欲畱謝幼度
祖士雅于今日也而豈徒狀哉今之士
大夫讀寓公之詩爲之髮植毛豎羽
聲變徵

自有天律庶幾似之念祖以余老馬識塗出其行卷
以求一言余竊謂詩文之道勢變多端不越乎釋典
所謂熏習而已有世間之熏習韓子之所謂無望其
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
光者是也有出世間之熏習佛氏所謂應以善法扶
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以境界淨治自心應
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蕩自心應以智證潔
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者是也出世間之熏習
則念祖之于琮公諮決扣擊者故當朝夕從事焉而
世間詩文宗旨亦豈有有外于是乎易曰擬議以成

其變化而至於變化則謂之不思議熏不思議變而
疑于神矣韓子之云根茂實遂膏沃光晬者亦是物
也世間與出世間亦豈有二道乎念祖之爲詩去煩
除濫俗情既盡妙氣來宅其熏習于琮公者淡矣如
染香人身有香氣知其不待乎傭耳搢目憂憂而求
之矣以吾言質于老人如有當也則將進而徐有得
焉余老矣猶將執簡以觀子之成